

卷四十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師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
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彈事

任彦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梁高祖
武皇帝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彦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部荆鄂二州發兵往救

景宗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頭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請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彦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綬咫尺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 奴教有刑 疏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綬有前一尺無

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者顧望也善 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綬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唐曰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排秦

軍趙王曰毋置之吾已使矣母曰括有不稱妾無坐乎王

計諾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識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 但賞功不罰罪非國典也若將出征敗軍者抵罪是知敗

官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宋善曰魏志太祖令曰

將者軍受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

狄曰民有逆天之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

險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翰曰獯獫匈奴族名也謂後魏主也師

謂梁軍也善曰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珽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是薄伐獯獫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

以淮徐獻捷河充凱歸濟曰淮徐河充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善

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捷東關無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一戰之勞涂音途善本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

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善曰吳晉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踔之恪令丁奉等兵使亂斫遂大破北

軍歷陽縣郡國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秦澤曰自起一戰舉魏軍踔之恪令丁奉等兵使亂斫遂大破北

塗中伏陷北征記金城內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銑曰司

也懸隔去都遠也善曰沈為故使拔虜憑陵淹移年善

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故使拔虜憑陵淹移年善

作歲月向曰憑陵依據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校校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其善本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翰曰道恭少以勇力

戰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

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頹壯士猶戰

不降及城陷推其餘衆求恭屍不能得也亟數也善曰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列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

身汧馬督謀大將軍疏曰臨危奮前保數全我論語子曰

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博戰過方之居延則陵降

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良曰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

延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後漢耿恭為戍已校尉恭以疎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拜拜為

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揚泉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言蔡道恭過於李取之威善同良注若

使郅都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關善曰單于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表術嚴兵

為呂布作聲援也僕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北關也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

向曰漢武帝使

開夷狄之土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行音孟寔由郅

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作不時言邁翰曰受命不

所向風靡言邁已見儲岳金谷集詩故使蜩謂

草有依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蜩蟻之結聚而依水草

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蜩毛而

書曰猥狃獯鬻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方復按甲盤桓

緩救資敵銑曰按下文也盤桓不進貌資助也善曰魏志

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匈善本作威

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血貽取恥辱也善曰劉

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

接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頭兵不進聞司州

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皮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頭二成各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

自貽伊戚陳財撥豫州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

曰傷夷折岷岷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

實安寘景宗即主善曰景宗即主一句齊人侵魯疆場

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免宣子敬諸戎曰言

語漏洩則職之由史記曰繫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

曰峻徒御以誅賞毛長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

隱晉書庾亮自勅曰醉酒荒迷昏亂備度即主臣謹按河

南尹庾亮云云然以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茲多幸善曰言拔目行陣之間也遭遇也非分而得謂之

傳羊舌職曰民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向曰漢高祖曰獵

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蹤非擬蕭賞茂通侯榮高列

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善曰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

將將將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

後改爲列侯列侯見序負擔丁裁弛氏鐘鼎遽列齊曰負

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遽疾也善曰左

傳曰齊侯使故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

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和戎莫放二八已陳良曰

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

此賜也和諸戎狄也子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

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

獲自已善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

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腸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而不辭也善曰史記曰佈令閉城守左氏傳曰

向曰棄甲退敵也善曰史記曰俾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

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俾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

生曹死蔡優當善本作若是惟此人斯有醜面目翰曰人

斯謂景

文選四十

五

宗也。觀疆也。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何之。淵又曰：有。觀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覲，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濟曰：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數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發復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興為覽所殺。善曰：魏武置法，案長史得檄，以國家坐知千里也。善曰：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良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冠，違令者敗。善曰：魏武置法，案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銖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向曰：延，技也。略，謀也。不世出，言非世

而行之，實弘廟筭。翰曰：出征者必祭廟，筭吉凶而後行。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

提。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

自逆胡縱逸，又患諸夏。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銖曰：聖朝謂

輒。愨彼司氓，累辱非所。善曰：司氓，司州之吏也。向曰：愨，傷也。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也。早朝求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

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良曰：肅，敬也。憲，法也。善曰：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臣謹以劾發其罪。請以見事免

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

職僚偏裨，將帥姪，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

遠續奏。銖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姪，沾也。臣謹奉白簡

以聞向曰簡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也

奏彈劉整首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凡

毓育字孤家無常衣良曰後漢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晉記毓數陸九族齊

士號其家兒無常服衣善曰左氏傳載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上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

鏡曰有立謂立志也善曰左氏傳載哀伯曰武王克商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

至今以爲美談封禪書曰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即整善本作常字欲傷害侵奪分

前奴教子當百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

使善本有伯字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

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

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善本無隔箔善本無攘拳大罵突

進屋善本作房字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

音偷車攔夾杖龍牽范問失善本有物字之意整便打息遂整

及善本有及字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共字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亡字父

伯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

嫂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喚

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

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字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

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

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百先是眾奴善本有整字兄弟

未善本無未字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百貼錢七千共眾作田

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

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百推綠

草與遂整規當百行善本無行字還擬欲自取當百遂經七年

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贖

應屬息遂當百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

應充眾准崔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善本有整字兄善本有寅字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求

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

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失車欄子夾

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

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

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善本無志字等四

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拔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列稱本

無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

所偷苟奴與即遂往津陽門糴米遇善本作過字見采音在津

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善本有時字欲挺取遂語苟奴已爾

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

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

相應重覈當百教子列稱善本作嫌字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

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

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

治諸所連逮繼善本作註字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

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畧故詳引之今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

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間閻闔三其而名教所絕向曰閻闔里巷也閻

善小人也各教謂士君子也繼棄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閻闔歷諸侯斥臣原曰閻闔其尊顯謹諛得志世

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

戚仕因紈袴翰曰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右妃之親也紈褙

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惡積釁稔親舊側目齊曰釁罪也稔熟也

側目言惡之甚也善曰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列侯宗室見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故云理絕肆陳也醜

辭謂罵言善曰謂大罪也包咸語注曰肆極意終夕

不寐而謬加大杖說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

病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謂無私乎舜之事父警叟小杖

與受大杖則走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恐其姪則妄加

大杖善曰謂打途也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彼不聞乎

昔警叟有子曰舜舜事警叟也小推則待過大杖則逃走

故警叟不犯不父之罪薛包善本作分財取其老弱向曰

而舜不失蒸蒸之孝薛包善本作分財取其老弱向曰

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異居不能止乃中分財奴婢取其

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矣彼不能使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

少特所墾意所總矣器物取其朽敗者高鳳自穰爭訟寡

曰我素所服習所安也善同向注高鳳自穰爭訟寡

媛翰曰後漢高鳳南陽人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媛爭訟遂不仕也

善同翰注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向曰孟嘗薛包

善曰願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昔人睦親衣無常主良

素表彥伯名臣頌曰迹涉必信昔人睦親衣無常主良

衣無常主則記疏也善曰願延年陶徵整之撫姪食有

士誅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食有

故人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

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冒貴為脫粟布被我自自

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數曰寧逢惡貴不逢故

惟

人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禱昌帷交質微二反翰曰漢高

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庾言契鐘負鐘庾之多亦

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券車惟為質言整之罪

深禱帷裳也善曰謂取車帷也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

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

備車帷裳毛長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

言曰江淮謂禱禱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

向曰韓晁衣冠也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

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入仲長子昌言曰

之故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向曰韓晁衣冠也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

引之於教義魯康統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作

除官輒勤外善本有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

源委之獄官悉以付善本作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

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中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善本無

奏彈王源

沈休文善本無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嫌垂稱往烈良曰左傳

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

齊大非吾偶也漢傳不疑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

疑畏其威大而不辭不肯詰書烈業也善曰班固不

交二族之和辨仇善本無合之義升降善本無隆誠非一

揆善本無二族夫妻二姓也仇合用敵而合也宏下隆高揆

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施

其仇儂尚書曰道有外降政緣俗革吳郡賦曰縱隆異葉

孟子曰先聖後固且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善本無向曰使有倫

善曰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殊善本無晉文公曰秦晉匹也

何以甲我涇水清渭水濁并猶雜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自宋氏失御禮教

衣冠子孫表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曰失其序故姻婭

亞淪雜罔計斯庶善曰淪混也罔無也庶皆賤人也

有兩婿相謂曰婿漢書曰賈馮祖曾以為賈道

無愧畏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賈物曰賈明目腆土顏曾

愧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

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之家前徽未遠翰曰樂邵皆晉大夫其家以比當時公卿

胥原降在卑隸杜預既壯而室竊貨莫非卑隸

室妻也卑隸賤者也言嫁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貨

十等士臣卑又曰與臣隸結縲離以行其帚之咸失其所

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縲縲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其帚

也今則非其匹偶是以失所善曰詩曰親結其縲九十

其宜毛萇曰縲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紗結縲國語曰志

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筆典憲

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筆改憲法

布新而斯風未殄于大辰申頌曰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宸紀興言思清敞俗

者也謂難為婚姻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宸敞俗

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宸與依

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懦奴

品謬掌天憲在此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

舍天憲口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良曰後漢御史張綱為御史順帝遣使行風俗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焉問狐狸豈奏大將軍梁冀
推勞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燬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長網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推勞用事者而
王源事同狐鼠疾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天道也善曰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
拔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帶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
乃治矣冠犛後漢書賈延壽為成曰爾民之
風聞東海王
曰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
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之善
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源雖人品庸陋曹實參華向日肖
榮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
王者之三公亦八命善曰擅道
也
德東海鄰人為右僕射祖少卿內侍帷幄
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

在天子父璿外采儲闈亦君清顯
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左右也

尚書曰亮未惠時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源頻叨詣府戎
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勲遂居清顯

禁預班通徹
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預列此

而託姻好
善本作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善曰孝經鉤命父曰源人

身在遠
向曰在遠謂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
善曰魏志

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
善曰魏志

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

盡即索璋之薄閱
善曰家温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
善曰王源見告窮

卷四十一

其

也。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閣主簿。善曰：鸞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善曰：源

字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載圭以聘。女源

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

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

後，無聞東晉。翰曰：備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

奮字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

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滅榮緒，晉書：陳舉有譽西

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備奮，荀綽吳州記：其為

日備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謂聞焉爾。其為

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揚之睦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揚仲武誄曰：潘揚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暹親姻也。大傳曰：文王

來。施政而物皆聽也。備岳揚仲武誄曰：潘揚之睦，有自來矣。言王

妾納媵，因聘為資，施紵之費，化充牀第。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

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惟房之私，罪甚也。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

玄曰：旒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鴉之責，責趙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厲得繩違

允茲簡裁。鏡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惡

日：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後因行止之際，逼

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

行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誓劄謬，格其非心。源即罪。善曰：無罪

字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向曰：世資

也。參謂人仕也。善曰：漢書：同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

媒同之抱布

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

行媒之禮同抱布之舉且非我

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善本不雜聞之前典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哲智也往哲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

聞薰猶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善曰左氏傳曰公發求成于楚而叛晉李文子曰史佚之

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沂

馬督諫曰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良曰周禮有

父之貴也胥嗣也管掌庫職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鄭玄曰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食魚必河之魴

豈是娶妻必齊之妾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妾姓也言源如

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善曰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左氏傳曰卑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祖辱親於事為甚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

親戚也蔑無也善曰說文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

曰機輕易也蔑與機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

家將被比屋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

而封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求愧於昔辰方

嬖之黨革心於來日濟曰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方嬖謂

宋昭公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

庶

下禁止視事如故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書

揚德祖銑曰黃略曰揚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

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

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難太子以下、爭與
交好、是時、唐涇侯才捷、變幸、數與備書、備答
機、後曹公、以脩前後、涇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殺之、曹植時為、涇涇侯、善同、說注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向曰、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損辱嘉命、蔚矣其

文、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

不復過此、濟曰、諷猶誦也、詩有大雅小雅商、若仲宜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

然矣、良曰、仲宜王黎字也、寓於楚、據故云、漢表、陳琳屬於

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於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此壘

植書、善曰、仲宜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嘗身

表、故云、豫、德、璩時居汝、穎、故穎、太祖食邑、故云、魏、許至

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宵覽、何遑高視哉

說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

望、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且之資、有聖善之教、向曰、體

武王名、且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遠近

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

記留思文章、翰曰、宜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懿德、周易曰、需、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善曰、漢書相

有之、謂大業也、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

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濟曰、竦耳傾聽、

道、道法自然、鍾會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誌左右。執事

也。讀書板也。斯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不可及也。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

無得而踰焉，是以對鵝鳥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

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銑曰：植曾作鵝鳥賦，命脩作備蘇。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

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

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

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須受眷顧，賜命矣。復相知定吾文耶。猥，錫賜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

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然而字。弟子掛口市人拱手

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翰曰：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共也，不獨有也。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秦相

呂不韋，聚智略之士，作呂氏春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

之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

莫能有變易者，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

致也。卓犖，高大之貌。善曰：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

公風雅無別耳。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善曰：脩家

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作猶云壯夫不為雄

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

著一書，即法言也。善曰：同良法言。老此仲山周且之疇，為皆有誓耶。銑曰：仲山甫作

周頌，周公作鵝鸚詩，言如雉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

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向曰：鄙宗過言謂非夫不為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

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哉。翰曰：魏類追秦於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

傳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勳績，詞賦為君子哉。故備以此

言答也。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寶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墨子曰：以其所

獲書於竹帛，傳輒受所惠，竊備矇矓。史誦詠而已。濟曰：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矇矓，皆老，備謙詞也。善曰：詩曰：矇矓奏工。敢望惠施，以忝

莊氏。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敷，恃惠子之知我也。備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矣。莊周喻

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善。用良注。李緒瓌瓌，何足以云。

誦文章，備云：何足以云瓌瓌小器也。善曰：反荅造次不

能宜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首

帝 繁休伯。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班知為丞相主簿，文章集序云：上西

征余守譙，繁欽從，隱隱與余其文甚麗，繁步何反。善同向注。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翰曰：音樂也。妓，能也。薛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能喉轉引聲，與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勝。能喉轉引聲，與

韶同音。濟曰：韶，雅南子注。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

日，果成也。

日，果成也。

日，果成也。

妙物也。地也。齊曰：響。潛氣內轉，哀聲音字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銘曲美常均。銘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

國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善曰：樂汁。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款也。及與黃門鼓吹

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

南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善曰：漢書曰：鄭聲去，集黃門集樂之所，已見長笛賦。和，譯雜論。

曰：漢之三主，內。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善曰：左

比傳曰：韓宜子如楚，叔向為介士。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發，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

可勝窮，優游變善本作轉字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既其清激

悲吟，雜以怨慕。善曰：暨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

入肝脾，哀感頑豔。齊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袂，背山臨溪，流泉東

逝，同坐仲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銑曰：袂

流貌。隕，墜也。慷慨，歎息也。自左驥善曰：左驥，年史，姁，緝，審，姐，名倡。

左驥，史，姁，審，姐，皆樂人名。倡，樂也。善曰：魏志曰：文帝令吐變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姁，審，姐，蓋

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墟，字或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

詭異，未之聞也。翰曰：詭，奇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

說文曰：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曰：兼愛，多所愛也。善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曰：兼愛，多所愛也。善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私是以因箴，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權，真事速訖，旋

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銑曰：御

進也。事

謂西征也。蓋竟也。光聖美言之。與及也。斯謂快轉也。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表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太祖

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東阿王曹植也善注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俗之杖乘青萍干將之器

輔以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王即諸侯也。故云

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讓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

善本作世字

閻河

自殺青萍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苞

一曰干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良曰西開過謂人曰干

物不知然以之綴獲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機乘舟子

所能也若試與我東說諸侯子蒙蒙然無異於未視之狗

植之才藝同於此矣善曰說苑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

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

庶幾也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善曰言天性自

然受於異氣也孔安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念絕煥炳曰

焱焱煥炳言文詞光明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

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

可得言不可得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髮古之駿

辭

文選

若益野騰駒楚辭曰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
 野巴人蚩鄙益著東野巴六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思植
 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善曰宋玉詞賦曰臣援琴而
 鼓之為幽蘭白雲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
 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昔也宋玉對問也載權載笑欲罷
 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良以載則也散言美之也韞
 者愛之深也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
 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發器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
 美玉於斯韞積而藏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善曰魏略曰魏都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李重

銑曰魏志云吳質字李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善同銑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道亡慮存恩哀之降

善本

作隆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道亡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冉冉其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善曰歲

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

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厠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人市里

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

謂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報善本作

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

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試

善本作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

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凡此數子於雍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曰雍容善和貌與度也

輻之湊於轂也檄徵兵之書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

掇揚漢書曰嚴勅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

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種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

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翰曰孝武

阮陳陳琳也儔類也善曰漢書東方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

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嚴助

善曰論語曰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

則徐生庶幾焉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善曰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

鵬

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俾善曰服鳥賦曰化為異

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銑曰謂後復者也孔子云後生

後生又何足患文帝書曰伏惟所天善本無伏優游典籍之

場休息篇章之圃善本作圃字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

於其間也善曰答賓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

弱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向曰抗高也摘亦發

色文章也奮振也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

曰微妙九鸞龍麟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摘藻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向曰更始

武帝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

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贊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善曰

文選

卷

第

十

同

功德百此眾議可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向曰周聲言俱謂然也

善曰周易曰周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善本有已字四十二矣白髮生

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善本作日字之時也但欲保身勅

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翰曰墜失勅正蹈履善曰莊子曰可以保

身孔子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父變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

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濟曰易云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時邁齒

載徒猶欲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良曰邁往齒年載

裂謂冒鋒刃甘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

耄不勝悽悽音婁說曰悽悽敬貌善曰尚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

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向曰質遷為元城令之官遷魏太子

吳季仲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魏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擢靈匿景繼以華燈翰曰謂

特擢靈日月匿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且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獨

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

也濟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溢秦昭王遺平原書曰寡人聞君高義願為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願

與君子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也千金言多也浮泥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善同

注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良曰沈頓酒

時所言恐有虧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旦燭

前未知深淺詭曰謂前人之教化善曰言每事然觀地

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善曰左氏傳賓婦人曰先

高帝之所忌也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北鄰栢人乃

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濟曰

浸也疆界字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

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

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

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軍山二十人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低水上信

後為淮陰侯喟然歎息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

山窮泉谷入黃河低音服漢書成安君陳餘登漢之趙趙

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低水上音詭謂技趙趙

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良曰藺頗庸相

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東接鉅鹿想善本作李齊之流良曰

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飯未嘗不思鉅鹿縣名也

善同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向

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善曰西都賦曰都人士

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僕將

釋信議致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船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

成安君而質閼弱無以控之翰曰閼弱謙也蒞臨也善若

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

機杼固非質之能也濟曰邁行豫樂也善曰尚書曰谷

絲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

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郵食其曰農夫釋耒至於奉遵科教

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善本作傑字善

也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

心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懷慄敬貌庶幾慕

謂而容於故實孔安國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

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鏡曰漢嚴助為中大夫得侍從

太守數年賜詔曰君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

忍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拜侍中故云皆克

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實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

善曰漢書曰吾立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

尉復徵入為光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劇

向曰漢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

繩墨宵騰固結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

善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故彼豈惡談夸論

云憤積是也善曰漢書曰陳湯字子公彼豈惡談夸論

誑罹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善本作左右之勤也

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換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

買易也論語曰後生可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良曰覲贊死

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踐首

精

阮嗣宗

良曰鄭冲為大傅魏帝封晉公太原十

受公卿將相皆請府勸進籍為辭善曰

藝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讓冲等

春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

尹有莘氏之媵由證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尹欲干

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善曰說苑鄒

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也毛詩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

曲阜奄有龜蒙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

之山名光宅居也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

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象

也呂尚磻磻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磻磻故云漁者

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放黃鉞右秉白旄以

誓而殲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善曰尚書中

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磻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

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放黃鉞右把白旄

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

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

皆大啓土宇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

曹節上書曰功薄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善曰美談

實厚誠有歎錯也善曰美談已見上文况

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善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

善宜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善曰王隱晉

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

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作無謗言善曰綏安也

朝無闕政風烈也宜左氏傳曰晉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

臨沙漠掄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銑曰姜

右東馳內向皆來朝服善曰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

五臣本
作制

魏郡有榆中縣李陵善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揚賦曰靡節西征羌燹東馳我憚文曰昆蟲聞澤迴首內嚮嗚嗚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三越向曰叛逆謂諸葛誕

反上親臨圍之四面並攻誠閉戮自守迫小子親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等俱來應誕唐咨等皆降吳兵萬眾器械軍

實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剋勝也關間吳王也以此孫氏將劉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

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善曰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

也字內康寧苛慝不作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善曰過素論曰苞舉字內尚書五

福三日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兼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威東夷獻舞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善曰危殫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

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良曰謂封為晉公善曰毛詩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

茲介福允當天人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善曰易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

祚巍巍如此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地巍巍高貌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貌內

外協同靡讐靡違翰曰協合靡無讐失也內外其心合同無相違也由斯征伐則

可朝五臣本無朝字服濟江掃除吳會銑曰由從斯北也吳會地名掃除謂滅吳也善

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丑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

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素笄天迴戈弭節以麾天

下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善曰長揚賦曰迴戈

下加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燹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齊曰：肅，敬也。邇，近也。善曰：國語祭，大

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相文。良曰：唐虞，堯舜也。相文，齊桓公。晉文

而公超越之。然後降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

豈不盛乎。齊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

憂之疾，未暇理天下也。堯朝許由於師澤，曰：請屬天下。至

公至平，誰與為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向曰：隣，比也。善

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吾誰與為鄰。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謙詞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之首

謝玄暉齊曰：暉，為隨王府文學。世祖勅暉可還都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下，烏黃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駕蹇

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良曰：潢汙，雨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

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翰策鄙才，疆小

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善曰：左氏傳曰：

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莊周王命論曰：駕

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

白，我馬維駮，六轡伏若，伏若，調柔也。詩：何則臯壤搖落，對

之惆悵，城路西東，或以嗚。善本作嗚，鳥合反，說曰：臯壤，搖

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城路，行道也。善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

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

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

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恐，况字，乃服義徒，旋歸

看為可嗚。嗚流涕，歎與嗚同。

之

咽

搖

之

志莫從

向曰言服君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文儀禮

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遠若墜雨翻似秋葉音帝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墜雨誰於雲秋帶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通遠翻落也善曰潘岳揚氏七哀詩曰淮如葉落樹隨然雨絕天論衡曰

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在無千月命如秋葉帶

詞也言不足數善曰算數歸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良曰川澤納

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備曰德之休明

采一介抽揚小善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

小善之有益故捨耒廬場圃奉筆兔園說曰捨耒罷耕

東亂三江西游善本作七澤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

江會稽越境也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

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契

闕戎旃從容讌語善曰謂從行也契關動苦也戎兵也旃

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長裾日曳後乘載

脂也日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學託乘於後

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崖際也楚詞云朝懼髮於湯

色撫臆論報早逝善本作肌骨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

遊往也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不寤滄溟未運波

臣自蕩從於南溟又謂監何侯曰周視車有網魚曰我東

德之波臣也，滄溟未寬，王朱遷轉也。波臣，勃澥方春，旅翻自喻也。蕩失也。善曰：司馬彪曰：轉運也。勃澥，海名。方春，鳧鴈時。先謝，翰曰：解朝云：若勃澥之鳥也。勃澥，海名。方春，鳧鴈時。鳥羽也。善曰：滄溟，渤澥，皆以清切藩房寂寥舊草。房，藩國也。房，謂玉府也。華樂門也。謂眺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無人也。善曰：藩房，王府。舊草，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白狗限情切，禁中清無由宜。左氏：輕舟反潮。素弔影獨留。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也。輕舟反潮。素弔影獨留。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礙矣。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路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潮。曹子建責躬表：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求。思德滋深。道曰：西王母為穆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謂云：過夏首，以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善曰：王逸曰：龍門，楚東雲在天，既與王備，猶龍門不見。善曰：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

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唯待青江可望，依歸艫於春。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善曰：與王入朝而已，候於江。諸也。杜。諸，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曉也。艫，舟名。王乘也。善曰：與王入朝而已，候於江。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齊曰：朱邱，謂王餘離舟名也。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齊曰：朱邱，謂王戶也。蓬心，非特蓬，眺自謙也。柳眺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尹，故曰朱邱。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猶桃李，秋如其簪履，或存，往席無改。良曰：言王如或得食其實也。如其簪履，或存，往席無改。良曰：言王如或也。少原之，時有婦人刈菁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拾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哀。杜，席，單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也。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悲來攢集。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

東觀漢記

卷四十一

願以妻子託未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好，願以妻子託未生。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臣不勝犬馬之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首

任彦升：大司馬錄尚書事，以功為司馬下記室。

助到官而謝之，善曰：用舊也，餘住同。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應善本

字典：冊，翰曰，令善辰時，肅敬齊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德顯。

功高光副四海，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伯

通自伐以為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善曰：曹植對酒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庇身。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帝曰：君子者高祖，與昉有舊也。善曰：魏文：咳，善唾為恩。

眇眇代成飾，善曰：魏文：咳，善唾為恩。

適意以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善曰：自顧知以身命

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狽。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善曰：小

作挈字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善本：作不渝，始高

祖鴻助于竟陵王於西邸，從容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

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正席也。緒末

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僕書厥

見上文，詩曰：寔命不，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良曰：言謬

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餌，餌食也。善

曰：知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

歡 風

班固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發借書湯沐具而

非弔，大厦構而相勸。善本作賀字，說曰：淮南子曰：湯沐具

高祖殺東昏侯，防免死，非復相弔也。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超遂古，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勲功

楚辭曰：遂古之。將使伊周奉鬻，相文扶轂。翰曰：伊、尹、周、公

支謂齊相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鬻，扶轂，謂高祖之功

使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紀，述也。造化萬物，何以稱之功，無能

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

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爲。府朝初建，俊賢翹首。良曰：府

府也。建立，翹舉也。善曰：阮籍。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

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

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並觸也。善

曰：魚目似珠，璵璠，寶玉也。惟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弊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李平子卒，陽虎

將以璵璠斂，孫融收頰，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膏唐突人

也。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途，再造難荅。向曰：涯，分寔

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只與之官，是再成

於已，其恩難以荅也。造成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

也。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雖則隕越，且知非

報。齊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降，越墜也。善曰：左氏

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求以爲好

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善曰：國語：申、呂、謹詣廳

奉白牋謝聞，防死罪死罪。首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初齊部校高祖梁公

加九錫，高祖辭之，於是左史王榮等勸進。高祖曰：謙讓未許，榮等又牋，並防之辭。

任彦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華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郡里人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銑曰朝命太子之命也蘊補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

心謂授梁也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書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搢紳顯顯恭深所未達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顯顯恭深所未達

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播

紳芳於紳紳大帶薛君薛詩章句曰萬

人之弘致濟曰魯國之法為人臣妾於諸侯來辭不敢取其

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已往魯人不贖人矣皆此言

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也言至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良曰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携子

以入海終身不反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是

也善曰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於大懼是

獲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

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獲乘石為假天子七年而不疑者

蓋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

之水釣其匪得玉璜刻曰唯受命且信之報在齊及佐周

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善曰周

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刻曰

唯受命且佐旌德合昌來提撰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謂高祖父順

為齊侍中兄懿監郢州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

德

秦伯曰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深微管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此孔子之

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加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

秦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欲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

曰：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班師振旅，大

造王室。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

接放，言整衆也。左氏傳曰：我有大造于西。雖累繭救宋，重脰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輪般服焉。請見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

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脰也。淮南子

曰：申包胥累繭重脰，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五臣與善，本同。以善本作。今觀古曾何

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而感甚，盜鍾功疑不賞。善曰：言東

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闕豎，而將殺懿也。有

偷鍾者，將推毀之，忍人聞之，自掩其耳。翰東晉侯欲自掩

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黜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

惟重不賞之高功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

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悅然有音，恐

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恐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黜通

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

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紂曰：酷當痛也，

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晉無道，

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夏，子之曰：有金版出於庭

中，地曰：疾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

也。謂東晉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善曰：左

遠

璠

旦

策

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向曰：孫

地庭中曰：臣族虛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明

與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明

比考識曰：殷成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

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騭曰：庚子之且，金版刺青出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曰：東晉荒穢，歸政闕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處論語

為許貢客所殺，推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於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探鞍轡，三國各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肅邵續曰：莫若充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志。」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翰曰：楚辭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
 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祗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
 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山我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良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遺孤竹，東馬懸車，上碎耳之山，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善曰：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寧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動於行也。」匪叨

天功實勤，濡足。說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稱謂之盜，況貪可乎？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故不殺人於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取樂於名教之間，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翰曰：皇帝俱為諸生，名教已見上文。道風素論，坐鎮雅俗，雅俗謂止風俗，善曰：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雅俗已見上文。不習孫吳，遘茲神武。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遘，成也。善曰：曹植而不殺者，也。驅盡誅之氓，萌字。濟必封之俗，善曰：樂紂可誅，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言變風俗若此。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向曰：李氏將伐，顯史曰：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楨中，誰之過也。兕，獨字。為君子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

善本有使伊周何地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周公何地
 將字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諫
 劉表曰謙伯恥獨為君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善曰用
 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諫
 其變使不任慳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語姓曰慳慳也
 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左比傳師曠謂晉侯曰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口首

阮嗣宗

濟曰晉太尉將濟聞籍有俊才而志

調儻聞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
說初濟恐不全得誌欣然遣吏卒迎而籍
已去濟大怒志王默默懼與籍責鄉親共
歸乃就後謝病
善注同

藉此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良曰善

筓五臣本
 作筓

作威有一德含威也善曰泰階三台位也
 言上合重之也善曰泰階三台位也
 三公漢書音義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日泰階三台也善曰易通驗卦曰萬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善曰
 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子夏與西河之上而文侯擁
 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善曰史記卜商字
 筓魏地名魏文侯師之於西河善曰史記卜商字
 子夏禮記曹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
 曰擁筓為恭也鄒子居於善本無 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如今卒持筓也善本無 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
 至生黍稷齊時居焉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
 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善曰七
 皆郊迎擁筓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翰曰布
 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衣草帶

皆賤服，草皮也。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曰：春秋狄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藉無鄒卜之德，而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日擊而道存焉。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濟曰：陋，鄙也。良曰：猥，頭也。大禮，謂辟命。方將

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銑曰：東臯，之東也。澤畔曰臯。統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多則先王之法，以翼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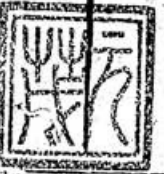
其世王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孟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甚發也。

負薪之憂，藉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善曰：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

舉。翰曰：克，能也。補，已無德，則辟命為舉。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文選卷第四十

州學齋長 吳 極 校對
鄉貢進士 劉 格 非 校勘



左通功郎 鄆州石城縣尉 王管 學事 權奇 理蕭 倬 履 校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